

几多付出 几份情缘

本报老报人故事

创刊当年话艰辛

管陶



要从头学起。采编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正式新闻科班出身,编辑们开玩笑说,我们是靠“两模”起家,一靠模仿人家报纸,二靠自己摸索。记者写的文章改了又改,编辑画版样,画了又画,甚至交印刷厂制版了,深夜11点还集体去印刷厂再改。我这个当总编的,每天上午从派工开始,催稿、约稿、改稿、统筹版面,一直到晚上,当在清样上签下“付印”两个字时,才如释重负。

岁月如歌。那时,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很纯朴,一门心思办好报纸。大家常为策划一个好报道争论切磋,为一个贴切的标题而苦思冥想,也为一篇成功的报道而雀跃欢呼,为一篇失偏的稿件而内疚。至今还忘不了许多特殊的时光:1994年17号台风登陆的惨景,泪洒版面;1999年2·24空难的揪心报道,连夜换版;2000年洋农民阿维热意大利寻亲的西欧采访,开启了全省县市报境外采访之先。而这些年中,报社推出的先进人物报道:水稻专家朱伯衡、山区校长王步宙、花菜大王郑庆一至今在人们心中仍是一座座丰碑。报社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版面栏目:副刊玉海楼、读者广场、理论专刊,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瑞安报越办越好,而本人也成为当时全省县市级报总编中获奖最多的人之一。在1997年市级机关开展的争做“干净干事好干部”活动中被树为宣传系统典型。先后获得瑞安市新闻工作突出贡献奖,瑞安市文艺工作突出贡献奖。是迄今为止全市唯一同时获得两个荣誉称号的个人。2002年4月退居二线后,仍协助报社领导审签稿件、清样,直至2007年退休。在庆祝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之际,我这个老报人衷心祝愿瑞安日报,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一定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一转眼,瑞安日报的复刊已20个年头了,作为瑞安日报最早的报人之一,真是思绪万千,感慨颇多。虽然我已退休6年多了,但报社创办时期的艰辛,历历在目令人难忘。

1993年6月下旬,时任市委书记包哲东对我说,市委决定办瑞安报,这是大事,要你去办报。我一听,心中很矛盾。说实在的,我喜欢新闻工作,但我当时在市委办任信息督查科科长兼市委报道组副组长,工作很自由,老报人经常戏说“办报难,难办报,怎么办?”毕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,组织上决定了的事情,我服从。在忐忑不安中,与另外两位总编和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六七位年轻人一道,开始了办报之旅。

办报伊始,困难真不少。暂不说8年搬了5处地方,年年为“房”而烦,就采编来说,采写、编辑、照排这些工序统统都

话说试刊那些事儿

■马邦城



《瑞安日报》于1993年7月1日复刊前,曾出过6期的试刊号。20年事过境迁,这一切可能早已淡出大家的记忆,但作为一名亲历者,迄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年试刊的那些事儿。

我是半途出家转行到报社的。第一天上班报到是当年5月6日,就在仓前街市委宣传部办公室里。当时就我和朱友好是外单位借调的,两人合用一张办公桌,陈诒昆部长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:先到各处搜集资料,为试刊作准备。

几天后华小波加入,变成了“三人行”。报社最初设在老干部局一楼,陈志良给我们分工,由夏海豹负责编辑部这块,朱友好编一版(要闻)、我编二版(经济)、陈宗圣编三版(社会)、华小波编四版(文体)。报纸由瑞安市印刷厂承印。经过一番紧张筹备,瑞安报试刊第一号终于在5月15日这一天呱呱落地了。想想倒真有点像生孩子,晚上报纸

临盆,四编辑齐集印刷厂熬通宵,夏海豹干脆在那儿枕地而眠到天亮。

试刊号出第二期后,陈宗圣卸任回宣传部去了,改由刚从温大毕业的王海燕接手编三版。当时版面实行包干制,我们集采、编、校于一身。我第一次采访是去江南水厂建设工地,那天下雨,道路泥泞,又隔江过水,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木小平接待我时颇感意外。但我手头缺稿,急于想将这篇采访稿放二版作头条。因为快到盛夏了,江南水厂能否正常供水,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。

这次采访,我挺用心的,看了材料听过介绍后,又冒雨去工地转了一大圈,详细察看、询问工程进展情况。看到奋战在雨中的施工人员,我心里颇受感动,回来后奋笔疾书,将报道一气呵成,标题为《希望从这里延伸——江南水厂建设工地纪实》。在文章的最后,我充满激情地写道:正是这些建设者的忘我劳动,才使十万市民的希望从这里升腾,从这里延伸。它将跨越云江,直抵市区,进入千家万户。这篇报道就发在试刊号第二期,读者还是很关注的,都事隔半年了,还有人问我:你说江南水厂供水后,市区水压可达21米,应急小水泵都会报废,怎么我家四楼的水压还这么低呢?搞得我哭笑不得,可见瑞安报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。

从5月15日至6月24日,试刊号每周一期,总共出了6期,这也是瑞安报7月1日正式创刊前的“热身”。其时,四位编辑都是门外汉,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报人,大家都是靠摸着石头过的河。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“杰作”,还真有点遗憾,但这毕竟是我们真诚执著的付出,也是历史的纪录与见证,瑞安日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!

岁月匆匆,转眼《瑞安日报》已经历20个春秋,走在年届“弱冠”这一历史的节点上。记得徐德友总编在创刊十周年纪念集的序言中,曾运用一句古语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我们坚信:《瑞安日报》在新的征程上,必将继续与日同行,与时俱进,续写辉煌,越办越好!

我的报人情缘

洪善新

说起我的报人情缘,许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赶上招考末班车(年龄界限)进了文化局。我一直安于职守,不料我爱人张鹤鸣调文化局担任领导职务后,根据回避政策,我必须调离。听到风声,向我伸来橄榄枝的有市府办、市志



办、人事局,还有副市长秘书等岗位。我犹犹豫豫,一时难以决定。后来却进了正在创办的《瑞安报》社。其实,我爱人半年后在文联换届时被推举为主席,他也离开了文化局。我本来无需回避了,文化局领导也曾动员我“归队”,但好马不吃回头草,我不回去了。

春节期间,碰到我爱人的小弟弟,当时他是《经济日报》总编办主任,他说真是巧,咱们都是报人,职务也一样。那时,我北京的大女儿也是报人,很有共同语言。我先生也鼓励我干一行爱一行,因此我更加别无选择了。

那时报社正在创业阶段,一路前行十分艰辛。我作为总编办主任,除了办公室日常事务外,有一个时期还兼管财务(出纳),还要主编《内参》和《瑞安报通讯》两种小刊物。先后几次参与瑞安报的招考工作,扩大报人队伍,并吸收了一批特约记者,至2000年,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70多人。同时开展了季度、年度好稿、优秀(积极)特约记者、通讯员评选表彰等活动,并与有关单位联办了好新闻竞赛等多项活动。在此期间,我们与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他们常常来办公室倾诉写稿的酸甜苦辣,这种友谊一直保持着

我退休离任。

退休前夕,问题来了:因为在行政机关退休是公务员待遇,而在报社退休,待遇差别大。许多人都笑我傻,竟然会从行政机关跳到报社去,我想想也不后悔之意。好在我爱人时时安慰我:既然选择做报人,就应该无怨无悔!而且,作为初创时期的第一批报人,更应该值得珍惜和自豪。比起瑞安报业的发展,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!

听了这番话,我也释怀了。是啊,我们第一批报人是幸运的,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报社事业在一天天壮大。如今除报纸外,还拥有网站、手机报、政经类杂志、生活类周刊等媒体系列平台,同时,在户外传媒、教育培训、数码快印、航空票务、网络科技、社区服务、文创园区建设等方面发展态势良好,正在向全力打造“全媒体”的方向猛进。

这其中,蕴含着历任领导班子的呕心沥血和运筹帷幄!蕴含着新老报人多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啊!

走过了20年风雨沧桑,瑞安日报,请接受新老报人的深情祝福,继往开来,再续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!



激情岁月
在路上

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纪念特刊